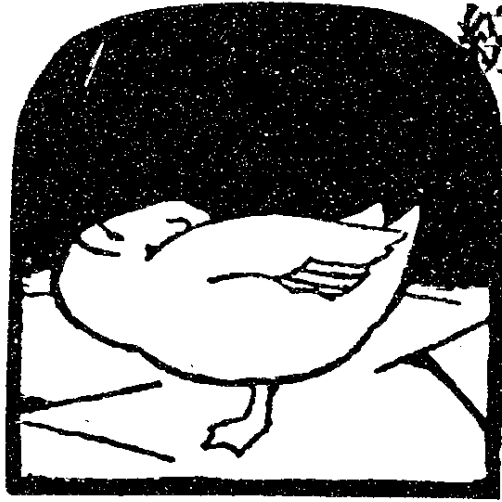


呈

繳



# 唐伯虎尺牘

海上  
大通圖書社  
印行

# 唐伯虎尺牘

才子  
尺牘

祝枝山尺牘  
唐伯虎尺牘

金聖嘆尺牘  
鄭板橋尺牘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才子牘  
唐伯虎書牘 目錄

唐伯虎小史

上吳天官

與文徵明

答文徵明

又與徵仲

與周東村 論畫

再與周東村 論畫

與周東村 約遊羅浮

與周東村 除夕招飲

與周東村 論婚姻

與徐文長 訊不覆

與徐文長 問候

與徐文長 述安貧

與徐文長 論遇合

與徐文長 述遊客

與徐文長 約同車

與徐文長 謝寄序

與徐文長 述近况

與祝希哲 招賞桂

與祝希哲 約拈詩

與祝希哲 述旅况

與祝希哲 贈鵝

與祝希哲 約戲文徵明

與祝希哲 索酒

與祝希哲 述近事

與祝希哲 索輓妓詩

與祝希哲 論交

與祝希哲 索題咏

與祝希哲 告所見

唐伯虎書牘

目錄

與祝希哲 述近畫

與祝希哲 論行樂

與張夢晉 約訪方外

與張夢晉 贈酒

與張夢晉 述貧

與張夢晉 招飲

與張夢晉 約賞雪

與張夢晉 告客中事

與張夢晉 述事

與張夢晉 慰落水

與張夢晉 告近事

二

唐伯虎書牘 目錄

與張夢晉 告藥方

與張夢晉 述友人事

與張夢晉

與張夢晉 約夜遊

與張夢晉 述客况

與沈石田 論畫

與沈石田 復得詩

與沈石田 呈和詩

與沈石田 索畫

與沈石田 呈題集詩

與沈石田 論山水

三

與沈石田 招玩月

與沈石田 戒弈

與沈石田 述所見

與沈石田 約過訪

與楊廉夫 寄和詩

與沈啓南 贈蘭

與王履吉

與王履吉

與王履吉

與王履吉

與王履吉

與梅谷山人

與朱彥明

與朱彥明

與沈德徵

與沈德徵

與錢明綬

與嚴民望

與嚴民望

與孫秋原

與徐昌穀

與徐昌穀

唐伯虎書牘

目錄

與梅谷山人

與陳二南

與陳二南

與陳二南

與孫可齋

與孫可齋

與進覺上人

與汪曉庵

與汪曉庵

與汪曉庵

與季孟直

四

唐伯虎書牘

目錄

與季孟直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朱祖望

與朱祖望

與朱祖望

與法霞和尚

與法霞和尚

與徐素

與徐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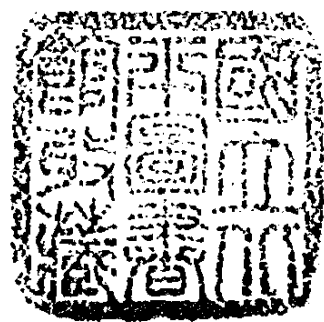
與徐素

五

才子  
尺牘

## 唐伯虎書牘

### 唐伯虎小史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號六如，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善屬文，駢儷尤絕。爲人風流倜儻，放浪自喜；明宏治戊午，以第一人登賢書，次年會試，適江陰徐經以關節事敗，唐亦牽連獲罪，放爲小吏，不受，竟歸吳中。自是益放達，以詩畫聲色自娛，不復向名場角逐矣。生平與文徵仲、祝希哲、沈石田最稱莫逆，蓋茲數人者，詩酒書畫，皆有獨絕，其相知固非偶然也。時吳中言書畫者，以唐、祝、文、沈並稱，而唐畫尤奇。嘗于立夏日畫海螭圖，又有蟻陣、鴉陣等作，皆前人所無。信手揮洒，都有妙趣，宜得者之珍逾珙璧也。嘗與客出遊，見一果園茂甚，戲踰

牆盜果，失足墮廁，客居牆外，久待不出，以爲伯虎已飽啖矣，踰垣迹之，亦墮廁中；伯虎鼓掌大笑曰：君亦來享此耶？又嘗與祝希哲扮乞兒，沿門求乞，得錢沽酒，就古寺中作狂飲。又嘗偕諸友浪遊，酒少不盡歡，徧索杖頭則無有，乃悉典友衣以佐酒資，始得狂醉，醉後塗抹山水數幅，次日得錢，盡贖所質而返諸友。其狂誕類多如此。伯虎于詩酒之外，尤以聲色自娛，因與繼妻沈氏絕裾之後，無室家之累，亦借此以遣情懷耳。曾戀一妓名徐素者，有終身之約，惜素早夭，未果。伯虎曾有詩哭之，且諸名士亦多有詩文挽之。而蕉窗雜錄有云：唐子畏被放後，于金閨見一畫舫，珠翠盈坐，內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顧己，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婢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書者，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人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己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卽金閨

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時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旁若無人，睨視我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于塵埃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間恆注目子畏，且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歡。明日，治百金裝，併婢送歸吳中。據此一記，則俗傳之三笑彈詞中所載之賣身投靠，及點秋香諸事，信而有徵矣。以伯虎之爲人，玩世離倫，不拘小節，此等遊戲三昧之事，亦正不可謂其必無，要不如俗傳之甚耳。伯虎與文視等交最契，希哲亦寄情聲色，而徵仲則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狹邪。伯虎曾屢戲之。一日與諸友縱飲石湖，先攜妓藏舟中，乃邀徵仲同遊，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

岸幘高歌，呼妓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妓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另買小艇而逸。伯虎好遊，山陂水涯，恆見其迹，而東南名勝之區，亦幾踏遍。嘗遊梁溪，值除夕，無可消遣，忽憶梁溪舊俗，元旦無春帖，僅以雙紅箋貼兩門楣而已。遂呼奚奴，研礪糜斗許，爲各題二語云：「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一城幾遍，詰朝啓門，相與詫爲神怪也。又曾與祝希哲遊維揚，極聲伎之樂，貲用乏絕，兩公戲相謂曰：「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元妙觀募緣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焉。鹽使者大怒，叱之曰：『爾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耶？何物道士，輒敢徑造乎？』」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爲遊食者耶？非敢然也。貧道所與交，多天下賢豪長者，卽如吾吳唐伯虎，視枝山聲威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律，詩云：「嵯峨怪石倚雲間，（伯虎）拋擲于今定幾年。（枝山）苔蘚作毛因雨長，（伯虎）藤蘿

穿鼻任風牽（枝山）從來不食溪邊草（伯虎）自古難耕隴上田（枝山）怪殺牧童鞭不起（伯虎）笛聲斜挂夕陽煙（枝山）御史得詩，笑謂兩公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元妙觀圯甚，明公倘能捐捧葺之，名且不朽。卽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得檄，卽扁舟歸吳，投檄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爲道者關說，得金果如其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輒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圯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令對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視京兆允明，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卽畀金如數。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類此之事，不一而足，至今吳人多有能道之者。伯虎嗜酒甚，中年益縱，與張夢晉稱酒中二龍；每飲輒醉，醉則潑墨酣歌，杖頭金盡，則出丹青賣之，得錢輒復行沽。其言志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寫就丹青賣，」

不使人間造孽錢。」亦可見其生平矣。晚年乃歸心佛乘，自號六如居士，蓋取金剛偈中語也。築室桃花塢，顏曰桃花庵，年五十四卒，卽葬于桃花庵西北。桃花庵卽今之準提庵，庵前有高樓，俗呼爲魁星閣者，卽當年唐公讀書處也。滄桑幾劫，今且無人知此閣乃昔年諸名士曾論詩賭酒其中者矣。流光飛影，人事固不長哉！

# 唐寅

## 上吳天官

寅再拜：昔王良適齊，投策而嘆，歐冶去越，折劍言詞，藝不云售，慨猶若此，況深悲極憤者乎？寅夙遭哀憫，室無強親，計鹽米，圖婚嫁，察雞豚，持門戶，明星告旦，而百指伺餬，飛鼠啓夕，而奔馳未遑；秋風飄爾，而舉翮觸隅，周道如砥，而垂頭伏櫪；輿隸交叱，刀錐並侵，烟爨就微，顛仆相繼；徬徨闔閭之下，婆婆里巷之側，飛塵揚波，行人如蟻，恫恫惻惻，不可與處，此乃有生之憂，非寅之所畏也。至若檣樹辭榮，芳林引暮，學書不成，爲箕未貨，艷色廢于羣醜，齊音啾于衆楚，雞旣鳴矣，而飄搖遠遊；日云夕矣，而契闊寤嘆；九衢延絲，而窮轍漣如，高門將

將而敗刺無從；又漢綱橫施，略瑕錄腐，驚馬效其馳驅，鉛刀礪其銛鏑，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總轡遼野，橫披六合，縱馳八極，無事悼情，慷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蛇，令赤海，斷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斃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所期也。乃至凍蠅垂翅，絕望驥後，斥鷃栖蒿，仰思鴻末，念言自致，力薄羽微，人生若朝露，百年如飛電，一旦先犬馬何從效分寸哉？使童牛躑躅于重基，狐狸跳梁于元窰，皮毛並沒，草木同塵，雍門援琴，吁其傷矣！墨子悲絲，殊乎昨矣；華省陳筵，不可作矣；虫悲風暄，時代及矣；此寅所以撫案而思，仰天而嘆，不能不爲之憤悵而哀傷也！執事俊榜魁元，清時宰相，羔羊有不渝之節，鳴鶴得靡忤之道，木鐸警衆，魏象詔民，裁成風雨，旋轉日月，朝廷之師臣，海內之人望，所謂域中銀斗高標，海內山瑤共仰矣。寅瞻桑梓，得俱井邑，感于斯之義，冒通家之請，謹錄所著投贄。嗟乎！平子縛才，乃假聲

于三都之賦，孟陽後進，敢托途劍閣之銘？所以旁展豐才，直施利筆，苟其不爾，則前愆并聚，後悔何尋！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後陳之請問，被壁上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伏光範門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

### 與文徵明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于室，而堅城爲之墮，堞，荆軻議于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于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問，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于鳥獸，而吾卿就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素懷，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

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相繼而歿，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如僕之跌蕩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顧賞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文士之上。方斯時也，荐紳交遊，舉手相慶，將謂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歧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涕泗橫集，而後嶮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續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羆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握拳張胆，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

李下掇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條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可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于執事者，迄十五年矣。錦帶縣髻，迨于今日，瀝胆濯肝，明何負于朋友，幽何畏于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犬，當戶而噬，反視室中，甌甌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吁歎乎哉！如此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攪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

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旨。亦將櫟括舊聞，總疏百氏，敘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佚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辟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先君子，使後世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首，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驂騑奮矣，吾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勝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尙復何哉？

唯吾卿察之。

## 答文徵明

寅頓首：徵明足下無恙，幸甚！昔僕穿土繫草，纏雞握雉，參雜輿隸屠販之中，便投契足下，是猶酌湜汙以饒饒，采葛覃而爲絺綌也。取之側陋，施之廊廟，冠劍之次，人以爲不類，僕竊謂足下知人。比來癡叔未死，狂奴若故，遂致足下投杼甚媿甚媿！且操奇邪之行，駕孟浪之說，當誅當放，載在禮典，寅固知之。然山鵲莫暄，林鸚夜眠，胡鷹聳翻于西風，越鳥附巢于南枝，性靈旣異，趨從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聖人不能齊物致農種粟，女造布，各致其長焉。故陳張以俠正而從斷金之好，溫荊以偏淳而暢伐木之義，蓋古人忘己齊物，等衆辯于穀音，出門同人，戒伏戎之在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不能翦飾，用觸尊

怒，然牛順羊逆，願勿相異也。謹覆。

### 又與徵仲

寅與文先生徵仲，交三十年；其始也，巾而儒衣，先太僕愛寅之俊雅，謂必有成，每每良譙，必呼共之。爾後太僕奄謝，徵仲與寅同在場屋，遭鄉御史之謗，徵仲周旋其間，寅得領解。北至京師，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人不敢出一氣，指目其非；徵仲笑而斥之。家弟與寅異炊者久矣，寅視徵仲之自處其家也，今爲良兄弟，人不可得而間。寅每以口過忤貴介，每以好飲遭鳩罰，每以聲色花鳥觸罪戾；徵仲遇貴介也，飲酒也，聲色也，花鳥也，泊乎無其心，而有斷在其中，雖有萬變于前，而有不可動者。昔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師，非詞伏也，蓋心伏也。詩與畫，寅得

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捧面而走矣。寅師徵仲，惟思一隅共坐，以消溶其渣滓之心耳，非矯矯以爲異也。雖然，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

與周東村 論畫

今之以畫名著甚衆，顧不重意，又執一家之法，以爲門戶，此真大誤也。夫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朝夕臨摹，久必入其彷彿。至于大人達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自成一家，然後爲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邱，關陝之士，惟摹范寬，一己之學，猶爲蹈襲，况齊魯關陝，幅員數千里，豈能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于一律。人之耳目，厭常喜新，故大人達士，不局于一家者此也。足下有明俊之資，更于此中求之，必有所得。

再與周東村 論畫

所作山水卷子，意境俱佳，深得其旨，而非世俗所能冥測也。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何在？邱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援鶴飛鳴，所常觀也；塵囂韁鎖，人情所常壓也；烟霞仙聖，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者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故爲離世絕俗之行，必與箕潁埒素，黃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邱壑，猿聲鳥音，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之本意也。若不此之主，而輕心臨摹，豈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哉？足下長卷，深得斯旨，想見胸中生

邱壑矣。

### 與周東村

約遊羅浮

僕生來好遊，聞佳山水，輒攜酒往尋，蹇驢百里，不覺其苦，倦遊歸來，輒復閉目冥搜，以窮其幽趣，有得卽揮管圖之，年來近地名山，足迹殆遍，偶然重至，如見故人，亦夙緣耳。日者張子書來，招遊羅浮，如此仙境，久寄塵心，欲買棹往遊，以證羅浮之景，與夙昔夢寐中所見，意念中所想者，果相同否？足下筆有烟雲，胸藏邱壑，如遊斯地，又當增奇筆矣。倚裝以待故人，屐齒臨耳！

### 與周東村

除夕招飲

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知吾輩一生，應得幾許年華，能如是除去耶！回首

茫然百感交集！猶幸足下幙被過西軒，當燒紅蠟兩枝，辛盤五供，椒酒數行，與足下屈指今歲三百六十日，得益友幾人？驚人詩幾首？飲酒幾石？歌幾回？清寫行年，以遺今夕如何？

與周東村

論婚姻

今人議婚，全不較論兒女，只爭個門戶虛體面耳。若僕則有童子鴻惡癖，不因人熟者也。鄭子此番良緣，一言而定，亦不求神爻，不問卦卜，不推祿命，如世俗所謂種種賤態，將來此子如有過人處，便爲美談。視今紈袴子弟，目不識丁者，奚啻孤雛腐鼠？人自不明理，高門懸簿，二三十年間，如轉轂耳；牛衣終不能爲黃叔度減價也。不然，寧使後人作一笑柄，指爲矯情，嗤爲愚妄，而目前省却許多攀援勢利妄想，豈不快哉？此意未易爲世俗道也。亟令自勉！僕當親教

之，

與徐文長 訊不復

數有書奉門下，而終不嗣音，豈相忘耶？抑去夏迄今十閱中，杳無便鴻可寄耶？抑寄之而不得其人，乃致浮沉耶？得無擁萬卷書，丹鉛未竟，不暇作尺二耶？或日用斗麵批答百函，更誤投他處耶？或近怕作書，雖親知書問，亦終歲不答，惟對之太息耶？又或嗔僕以小紙爲書，而故敕記室勿報耶？不然何歷時十閱月，竟無一字相遺也。

與徐文長 問候

不見足下三年，以膠漆之心，分爲南北身，各欲白頭，奈何奈何！作此書正

在草堂中，由窗下信手把筆，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不能繼見，悠然致思，如入夢境。故人得此書，亦當知我此時情緒也。

與徐文長 述安貧

足下以弟爲愛貧，甚于貧之愛富；非愛也，不爲所苦耳。馬齒已多，富貴終不我顧，何不安貧？然愛之一字，似乎有之；南畝徒硯田，愛其不受催科；牆垣惟籬落，愛其不豔儉兒；時或饑寒窘我，猶可學陶令向朋輩索小醉；人生至此，亦足自安，正不必作送窮文也。

與徐文長 論遇合

塵世功名，造化原以戲弄人耳！才看安排，便遭磨挫，固不若把定義命二

字，靜聽分付之爲得也。足下歷破機關，當視爲山頭宿霧，水面浮沍，其得失榮枯，付之無心可耳。

與徐文長 運客遊

遊屐臨南海，春信在梅邊矣。雖未盡放，而興自不淺；好友相攜，野航恰受，尋蘭若，啜茗，種種清致，何能多得！況僕本東西南北人耶！到處緩遊，興至作小詩紀其勝，置之行篋，閒時自玩，以破旅愁。

與徐文長 約同事

月明茅店，霜冷板橋，全憑結伴以同行，尙可消愁于遠道。頃聞足下北上，有期，束裝待發，未審驅車肯容附驥否？如蒙高誼，許我執鞭，當幘被登堂，以待

行期；則彼此長途有伴，不患關山難越，失路興悲矣。祈賜復音，佩情無既！

與徐文長

謝寄序

蒙賜佳序，光生四壁；拙集得此，無異村落中小小茅簷，加以丹青金碧也。既荷高情，兼求妙楷；書之卷首，則又如斤鹵之區，一望皆黃茅白葦，借石家五十里步障蔽之，未有不驚人耳目者；幸勿以無鵝却我。

與徐文長

述近况

髮齒就衰，餘年有限，不啻寄于天地耳！卽靜逸安閒，猶不足永，况奔忙煩惱，自填苦海耶！僕以斗室方之雲窩，枯坐比之霞舉，更有何利鎖名韁，制縛得休歇漢子？

與祝希哲 招賞桂

山園桂子大放矣。游人烹羔設醴，覓侶呼朋，朝往暮歸，亦自以爲看花回耳；抑知爲哺啜使然。我輩寒酸，雖不如此，何致株守半椽，一任天香零落耶！儒家風味，尙堪作竟日主人，有興往觀，諒婆婆桂影，當獨依我輩，將此冷淡之氣，爲山園一洗塵囂也。

與祝希哲 約拈詩

諸君日勞春事，應知紅塵拂面；雖間有杯酒雙柑，豈能補腳皮萬一哉？明日想當稍暇，煩代致同人，早過寒齋，賭酒論詩，一洗胸中塵積，與梅花爭春意如何？

與祝希哲 逆旅况

羅浮究非常境，足羈遊屐，足下不同來，應被山靈暗笑無清福矣。歸期本訂春間，而至今猶戀戀羅浮，非樂此間風土，亦以海闊天空，可容疏遠，正昔人所謂到吾家耳。家山春色，綠滿平疇，錦囊有得，不吝雙魚示我否？

與祝希哲 贈鵝

翎梳白雪，掌插紅霞，此山陰道士，平時珍惜者，敬獻庖廚，以供匕箸。但黃庭幾卷經，不識肯爲繕寫否？僕恐所與者薄，而所求者奢，得毋對之頻蹙耶？

與祝希哲 約戲文徵仲

近來秋光清冷，甚宜野遊，僕已酒治命舟，素兒亦相隨，擬約徵仲同往。惟此君不近聲色，若知有素兒，必不肯至。僕擬先藏素輩于艙尾，俟蕩舟中流再出見，則不虞徵仲遠遁矣。足下以爲何如？明日早過我，作竟日暢遊也。

### 與祝希哲

索酒

足下佳醪新熟，香聞十里矣。但舍劉阮輩，又誰與共醉耶？知君懷抱，凡事取得宜，僕等腸腑中，位置麴生，最爲得宜。幸整酒兵，共一角逐，毋使麴生守甕，屠沽笑人也。如蒙見招，當趁此良時，願與諸故人共之。

### 與祝希哲

述近事

還憶昔年遊維揚，化身道士，戲齟官事乎！連日悶雨，困居斗室，無可排遣，

新晴之後，忽憶前事，又復化身乞丐，托鉢入山，市僧數輩，據石飲啖，附庸風雅，正拈韻攢眉也。僕覩其狀，不覺失笑，請以詩易酒，故作難成，以要酒食，既飽予腹，乃爲題句云「一上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彼輩亦驚視稱奇！然迄未知僕之本來面目也。足下如有興，暇日正不妨亦一試也。

與祝希哲

索輓妓詩

素兒秀婉溫順，昔嘗謂其非薄福，墮烟花，誤耳。不謂竟至夭折，此其造化之不願青蓮之久處泥塗耶？然在僕視之，終覺其太慘惻耳。晨間曾爲詩哭之，云「清波雙珮寂無踪，情愛悠悠怨恨重；殘粉黃生銀撲面，故衣香寄玉關胸；月明花向燈前落，春盡人從夢裏逢；再托生來儂欲老，好教相見夢姿客」，詩

意不盡，聊誌慟也！足下名望足千秋，若爲題褒，後世必有知者，庶與古貞娘同不朽，則隳兒有知，泉下亦當泥首也。

### 與祝希哲 論交

古今交道紛然，要其善全始終者，莫如一淡字。僕之與足下，累日一見，累月一敘，其何淡也！乃生平所以奉足下者，論學則師，論齒則長，論心則一人而已；故相忘不計形骸，相信不渝金石。一朝投合，此肺肝也；十年晤見，此面目也；以是言交情，謂天下最淡者，孰如我兩人？謂天下最濃者，亦孰如我兩人？相與終古，無可間矣。

### 與祝希哲 索題咏

唐伯虎書牘 與祝希哲 與祝希哲

春泛羅浮，歷窮幽勝，此樂惜未能與故人共耳。歸後冥臥，輒復神往，猶依依似不舍也。乃信筆圖之，精神所係，頗得神似，微波漾舟，輕風拂柳，畫中有人，不殊真我，故人見之，亦當能想像羅浮仙境也。如此風光，豈可無題咏？故呈圖卷，乞賜題其上，事亦頗韻，會將徧及徵仲、夢晉諸友也。足下得毋謂其多事乎？

與祝希哲 告所見

昨過縣前，見一僧枷號據地坐，光頭出木板上，爲狀特奇，頗引發矇也。視之，乃虎邱僧，詢其故，則謂邑令欲採虎邱茶，命役督諸僧，役需索無應，被讒于令，故受責罰，且笞三十焉。僕謂此等事，令亦太小題大做矣，乃題詩枷上云：「皂隸官差去採茶，只要紋銀不要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蓋紀實也，錄奉故人，以博一噱。

與祝希哲述近畫

昨倦遊歸，忽遇雨，避皂隸家，出紙索畫，頗無着筆處；時適立夏，隸家以麥燒海螵相饗，不覺有所觸，卽援筆畫海螵數百，并爲之題云：「非螺非蛤亦非螵，海味之中少此君；千呼萬呼呼不出，只待人來打窟豚。」此等微物，昔人鮮有畫者，而竟破格爲之，亦覺奇趣，海螵如有知，亦當引爲奇遇耳。

與祝希哲論行樂

人之生世，貴能適志行樂，若斤斤于功名富貴，蹙蹙于薄藝微文，百年有幾多日月，足供其消磨耶？僕湖海歸來，塊然一身，飄然來去，如閒雲野鶴，寧不大樂？每見彼不善處境者，愁憂自煎，觸處煩惱，他年荒邱白骨，亦與我同，顧甚

惜之！乃爲俚歌，爲此輩勸，惜徐素已死，否則得彼按節唱之，定能喚醒不少癡呆漢也。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白頭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足下如將此歌廣爲傳播，救世間無數憂多愁虫，同登樂境，功德亦無量也。

與張夢晉約訪方外

聞足下以無酒故，連日困于睡鄉，豈竟欲學彼陳道士耶？若向酒友室中，搜罌索甕，以圖一醉，豈不快哉？如此竟日酣臥，酒豈如黃河之水，會從天上來耶？聞雪和尚丈室中新釀已熟，梨花白風味佳也；速驅爾睡魔，同往尋和尚，以

殺數日饑吻如何？

與張夢晉 贈酒

一個塵字，忙了許多人，吾輩最忘此塵字不去。酒可名曰掃塵，知君邇來，儘在塵中，聊佐一斗，爲足下掃之。

與張夢晉 述貧

貧味亦苦亦佳；然正使菜根脫粟得飽，縕袍布被得暖，數椽可以蔽風雨；而門無催科索逋之聲，問字時來，招飲輒往，如是則此味儘可饗餐耳。不然奈何！

唐伯虎書牘

與張夢晉 與張夢晉

三二

與張夢晉 招飲

雙丸似飛，百年獨寄，而况良時不集，佳會難再耶？若以身外得失，自取葛  
纏，豈我輩行雲之見哉！業邀歡伯，破此愁城，倘惠過我，則豆花棚下，已爲君設  
杯箸矣。

與張夢晉 約賞雪

天花生瑞，滿庭中盡如玉屑銀絲，我輩詩懷，當與雪光爭麗。有客惠我卮  
筩，且園林皎皎臨風，敢與足下飛觴舉白，敵彼春寒，幸勿以擁被僵臥，而負此  
風光也。

與張夢晉 告客中事

此遊惜足下未能俱也！寒雪初飄，暗香欲動，瘦西湖景物，頗羈遊屐，買醉尋芳，不覺客囊之羞澀耳。希哲以鹺官多財，欲破其慳囊，稍償平原酒債，乃相與化身爲玄都道士，徑往投謁募緣。鹺官大慍，意欲驅之，希哲狂笑曰：明公將以貧道爲遊食者耶？誤矣。貧道所交，多賢豪，卽如吳中唐伯虎祝希哲輩，猶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鹺官色霽，以臥牛石命題，卽聯吟一律云：「嵯峨怪石倚雲間，拋擲于今定幾年；苔蘚作毛因雨長，藤蘿穿鼻任風牽；從來不食溪邊草，自古難耕隴上田，怪殺牧童鞭不起，笛聲斜挂夕陽煙。」鹺官至此，亦拍案稱絕，而其慳囊破矣，從此湖頭買醉，曲巷尋芳，又可多作十日勾留耳。足下知此，其亦自恨未能相從乎？

與張夢晉 述事

前日與足下希哲，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樂，丐錢沽酒，就野寺中痛飲，狂醉而歸，轉思益趣，惜此樂未能令太白知之！否則集中詩又當增百篇也。後此相值，更當與諸君續前日未盡之歡。

與張夢晉 慰落水

小僮言昨夜足下狂醉墮水，幸得遇救，僕謂此足下之不幸也！若竟追踪太白大名亦足千古，豈不甚善？此或河伯不知風雅，未欲留君；抑滄浪非鸚鵡洲，不足羈高躅耶？雖然，我又安忍足下之獨往！足下往，則人世酒徒，不又少一人耶？如豪興未奪，斗酒已溫，來續狂醉何如？

與張夢晉 告近事

某公招讌，席間多附庸風雅之士，有倡行令佐酒者，衆皆和之，僕則遁矣。夫行令妝戲，可施于官府及接客市井之家，蓋官府聚會，言談之間，恐有差失，或致事端；而接客之家，所集皆四方之人，言語不通，故借此了事耳。若吾輩飲讌，自有道義可談，何必行令，反掃豪興哉？

與張夢晉 告藥方

昨日墮溷，子當聞知，能與諸故人共之，亦大快事，此真所謂臭味相投者矣。子以病得免，未能同作溷中遊，爲可惜耳！昔聞醫者言，胃病但用完全蠶繭七枚，煎濃代茶，頗有奇效，子姑試之，效固大佳，卽不效，繭中蛹本可食，當不至

有害，偶然觸念，輒以奉知。

與張夢晉

述友人事

客有過予室者，愕視相告曰：張靈恃才傲物，太使人難堪矣。頃方造之，彼獨坐豆花棚下，持杯狂飲，呼之不應，竟不少顧，豈非怪事？予乃笑謂之曰：客其假夢晉以譏我耳；客亦憤然而去。此君以足下之事語我，是未知我二人之性情，設或知之，當不爾爾。不招而自來，不揮而自去，客之行徑，亦可笑矣。予作此書，想足下猶在豆花棚下，持杯痛飲也。

與張夢晉

允高招宴臥佛寺，舟子無賴，竊廚子圍裙，僧人布履，此真賊無空過也。戲

作一詩塵<sub>一</sub>允高，錄示足下，或爲噴飯。詩云「昨日蒙君晏客齋，席間並沒雜人來，旣偷廚子圍腰布，又取山僧輟腳鞋；不是撐船黃矮賊，定然燒火白奴才；如何手脚能零碎，字到煩君嘗劈柴。」

與張夢晉 約夜遊

半席清談，罔覺沉醉，乃知愁腸不勝酒力耳。今日又欲持殘觴，棹舟溪頭，丹楓若錦，衰柳如絲，一續前醉，諸君諒有同心也。若意興不倦，少間日出，山色迷濛，水波蕩漾，相與扣舷中流，賦詩絕港，則村響漁歌，盡皆白雪，何必木蘭舟，載玉簫金管哉。

與張夢晉 述客况

薄遊金陵，縱酒攪勝之外，輒就孤館高臥，蓋南朝金粉，亦只虛表，所見甚多，了無當意，益令人思素兒不置！友人言娟娟者解吟詠，且素知僕名，默誌里居，敝衣獨訪之，相見冷然，曰：寒儒亦來此地尋歡樂耶？宜卽去，將囊中錢糴米，歸作炊，得數日果腹也！言迄作鶯鶯笑。僕以聞其能詩，故戲之曰：倚闌何故笑？嘻嘻？彼亦率然對曰：笑爾寒儒破布衣，以衣衫相人，是真俗物，乃狂笑爲續二語曰：錦綉空包驢馬骨，那人騎過此人騎。彼亦頽然，僕歸思此事，不覺失笑，及思素兒，又不禁泣然。客況如此，不久當歸與諸君痛飲吳山深處也。

與沈石田 論畫

屢見近日所作卷軸，益覺神意相融，生氣盎然，成江南第一手矣，間嘗謂作畫與作書同，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筆轉腕靈妙耳；世之善書者

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此意曩與夢晉東村諸子數言之；東村言作畫破墨，不宜用井水，因其性冷易凝故也；此言亦有至理，而前人所未道也。

### 與沈石田

復得詩

春雨困人，落紅滿徑矣。跼處荒齋，數卷殘書，一樽濁酒，外更無方法，遣此孤寂，當此情境，何幸君家長鬣，冒雨送落花詩至，積朝煩悶，可借此一破之矣。落花之詩，前人咏者極多，足下一口氣便吟三十首，如此霸才，豈僅壓倒元白哉？故人惠我新詩，有勝美酒耳，先此報命，容當步和也。

### 與沈石田

呈和詩

落紅滿徑，殘蕊飄香，如此奇景，卽寫生亦不易盡其緻，乃足下竟能以詩

筆婉轉描出之，靈心妙手，當世更有何人可擬耶？承囑步和，令人有崔灝上頭之懼！幾爲擱筆，才得勉強成章，珠玉在前，終覺陋劣也。特命筆錄出，塵諸左右，瑕疵之處，乞爲正削，幸甚幸甚！

與沈石田 索畫

前有桃花庵歌之作，未強半，爲他事所擾，致擱筆。今日得閒，續成之，錄呈吟几，足下得毋笑六如唱山歌自怡乎？足下畫品空前，詩才絕後，若就詩中意爲我圖之，必有奇趣！更題詩其上，亦足傳後。故人厚我，當弗却也。附錄短歌，還希斧削：「桃花塢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底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

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別人笑我忒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 與沈石田

呈題集詩

前蒙惠書，并囑題集，久久不報，難辭罪責；嵇生疎懶，故人所知，或可見恕耳。足下詩清如秋水，媚若春花，久爲同儕所期許，誠上足以追古人，下足以傳後世，此豈狂生所敢望塵乎？乃足下不以庸劣見遺，偏欲得狂生數語以題集，寧不顧金碗玉盤之污于狗矢耶？既承雅愛，烏敢方命，爰呈一律，以附驥尾，狂生姓名，或竟能隨足下之詩而同傳後世乎？詩卽附錄：「先生守硯石爲田，水似秋鴻振滿天，千首新詩驚醉飲，一簞脫粟共枯禪；移山入眼成青色，和雪勞心顯白顚；自是隨行常捧席，故將名姓附餘編。」

與沈石田 論山水

近世畫山水者衆矣，欲求一得其妙造，窮其變化者，顧不可得。足下于此，曾許僕爲知言，敢將蠡見，略爲足下陳之。夫山水乃畫家十三科之首也。有山巒柯木，水石雲煙，泉崖漢岸之類，皆天地自然造化，勢有形格，有骨格，亦無定質，所以學者初入艱難，必要先知體用之理，方有規矩。其體者，乃描形勢骨格之法也；運于胸次，意在筆先，遠則取其勢，近則取其質，山立賓主，水注往來；布山形，取巒向，分石脈，置路灣，模樹柯，安坡脚；山知曲折，巒要崔巍，石分三面，路看兩岐，溪澗隱顯，曲岸高低，山頭不可重犯，樹頭切莫兩齊！在乎落筆之際，務要不失形勢，方可進階，此畫體之訣也。其用者，乃明筆墨虛皴之法，筆使巧拙，墨用輕重，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凡描枝柯葦草，樓閣舟車

之類，用筆使巧；山石坡崖，蒼林老樹，運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故拙亦存乎質；遠則宜輕，近則宜重；濃墨莫可復用，淡墨必教重提；悟理者不在多言，學者要從規矩。古人有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山無皴，近水無痕，遠林無葉，遠樹無枝，遠人無目，遠閣無基，雖然定法，要亦不可膠柱鼓琴；要在量山察樹，忖馬度人，斯爲不盡之法，作畫所當領悟者也。

### 與沈石田

招玩月

萬里無雲，皓月如畫，此時不載酒豪歌，徒令秋光冷落，嫦娥笑人不韻耳。今歲逢閏，紫蟹已肥，頃得數頭，柔脂填腹，紅玉滿臍，已奈無美酒何？君如有興，攜麴生同來，當掉小艇，泛山塘，作終宵之遊，把酒狂歌，豈不大快？況有月姊伴人，不必燭奴守夜，清光蕩滌雅懷，仙境卽在人間也，謹饒瓜艇，以佇高蹤！

與沈石田 戒弈

世事如棋局耳，數黑論白，紛爭不已；瞬息更局，又別具一番機巧矣。足下從爛柯山間來，此中先着已臻微妙；僕以爲遊戲則可，倘必寢食沉溺其中，則一雙手眼，定爲數子束縛；雖遠駕弈秋，近壓李愍，亦不過掌上高三着耳。究何益耶？我愛足下，況是解人，幸勿向棋枰上點點滴心血也。

與沈石田 述所見

前者過縣前，虎邱僧因忤隸役被打枷，曾有方盤托出大西瓜之題，希哲或曾告足下也？頃過縣衙，又見一僧枷號，詢所以，竟是犯奸，誠大笑話。僕謂現在眞修和尚，能有幾人？或因衣食所驅，或爲父母所賣，此輩而入空門，宜六根

之不淨，塵心之不死也。處身蕭寺，靜對如來，猶難使絕念，若遇外魔，安能自持？此等假和尚，宜盡放之，徒臨以刑法，但覺其可憐耳！亦作數語，以銘于枷，亦足供捧腹也。附錄「精光頂上着紫光頂，有情人受一無情棒，出家人反作在家，小和尚連累大和尚。」

### 與沈石田

約過訪

相望咫尺，久未言懷，自應着屐過訪，聊話日來離緒。容畢塵事，卽坐春風，幸勿有所設，以增不安。况僕胃病新瘥，尙賦止酒，如淪佳茗，最愜素懷，千萬千萬！

### 與楊廉夫

寄和詩

唐伯虎書牘

與沈石田 與楊廉夫

足下厚我，以梅花詩相示，其視僕爲寒友乎？梅稱冷豔，鐵骨冰姿，足比高士。讀足下此詩，冰魂吐豔，月魄含芳，而蒼老遒勁，又無殊老幹橫枝，幾難分詩與梅花也。始知爲寒芳寫照，必出高士耳。承索和，敢自棄，惟詞拙意鈍，不免寒梅冷笑也。奉呈察政：「北風着面括起霜，蜡月何處尋紅芳。瘦筇曳盡湘竹節，雙鞋踏倒江莎芒。谿橋突兀田塍裂，雪裏梅開梅勝雪，不妨地上有微冰，且是江南好明月。」羅浮仙子麗風韻，廣平才人領花信，胸中漫有鐵石腸，眼前且鴉雛鬢。三更炙燈雁足缸，十千沽酒螭頭觴，折得隴頭逢驛使，先與天下頒春王。衲衣結鶉何愁冷！醉眼模糊長不醒，游徧西湖夜繼明，休把東風負俄頃！

與沈啓南 贈蘭

幽谷孤芳，紫蕤劍葉，王者香，固宜紉騷人佩也。深谷移來，荒園寄迹，僕視

此花，幾如良友；日來紫芽已長，素蘊漸萌，謹奉數枝，以供清玩，謾謂當門欲鋤，置與衆草伍也，幸甚幸甚。

### 與王履吉

殺羽歸來，埋頭斗室，但覺此塊然一身，直成天地贅疣耳。障眼惟數卷殘書，消愁憑一卮濁酒，爛遊磨白日，長嘯悼青春，能如此以終身，亦自足矣。惡奴中傷人，曾誓不與再相見，足下乃爲作說客耶？如此傖父，足下亦當少與往還，以遠害，僕自愛，兼愛足下，故直陳之。承誨我，自當銘諸心版，永矢弗忘，以報隆情也。

### 與王履吉

唐伯虎書牘

與王履吉

雖處塵寰，如居世外，故人時來，招飲輒往，亦頗閒適。頃承折簡，知梨花釀熟，專待酒徒共醉，有此良機，何敢方命？惟未知穆僇亦曾被邀否？此奴如在座，足使劉伶狂唾，畢卓遠遁矣。僕有夙憾，未能與繼見耳，即便來使，先此報復，日晡之後，當攜杖登堂，謀囊邊一醉也。

與王履吉

昨日狂醉，信口高歌，以酬主人，蕪雜不韻，不足稱詩，亦如乞兒唱蓮花落耳。歸後自思，亦覺失笑，醒來命筆，略加刪削，重錄一過，以奉足下，不安處還乞加斧。「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莊，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滄浪。感君呼

我爲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爲，有酒與君斟酌之。」

### 與王履吉

暑氣將烝，涼風自至，新秋清朗，宜作山遊，可中亭畔，昨又見狂生醉臥也。因徵仲同在，未得招素兒度曲，猶有遺憾！否則秋山深處，才人哄飲，中間着一個紅袖佳人，此等情景，寧不堪入畫耶？徵仲端方，畏妓如虎，若強而逼，又將重見石湖赴水故事矣。一笑！此遊徵仲希哲皆有詩，僕亦作進酒歌云：「吾生莫放金叵羅，請君聽我進酒歌，爲樂須當少壯日，老去蕭蕭空奈何！朱顏零落不復再，白頭愛酒心徒在，昨日今朝一夢間，春花秋月寧相待！洞庭秋色倦可沾，吳姬十五笑當鱸，翠鈿珠絡爲誰好，喚客那管錢有無。畫樓綺閣臨朱陌，上有風光消未得，香扇歌喉窈窕聞，尊前舞態輕盈出。舞態歌喉各盡情，嬌癡索贈

相逢行，典衣不惜重酩酊，日落月出天未明。君不見劉生荷鍤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惡。又不見畢君拍浮在酒池，蟹螯酒杯兩手持。勸君一飲盡百斗！富貴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羨古人！縱得浮名不如酒。」

### 與王履吉

聞足下看新榜之後，卽上公車，此如阿姊歸寧，看小妹出閣，以爲個中滋味有先嘗者矣。趁文旌未發，乞過寒齋，謹設薄酒園蔬，共話一夕，不敢云餞，聊敘遠懷，蓋從此跋涉關河，飛騰霄漢，把臂正未知何日也？附贈小詩，以博一粲：「雨雪關何晚，風沙鴻雁來；送君將寶劍，攜手上金臺；錦繡三千牘，天人第一才；揚雄新賦就，聲價重蓬萊。」

## 與梅谷山人

黃梁夢醒，把一切利鎖名韁，擺脫淨盡，亦自覺身輕如燕耳。斗大荒齋，燕居自適，閒弄筆墨，頗覺可娛，得錢沽酒，陶然一醉，此樂豈車塵馬足間所易求者。人生七十，已稱古稀，去其初生垂死兩期，中間日月，不足五十年，而半從昏夜中過去，縱日日行樂，亦不足萬日，還能放此可寶之日月，從煩惱憂鬱中過去耶？每思及此，輒覺胸中海闊天空，光明朗澈，不着一些渣滓。惟尋路向快樂境中走去也。足下生有來處，夙慧過人，早歲歸隱，作閒雲野鶴者已數十年，當亦深知人生歡樂自便宜之意也。僕作此書，冥想高蹤，正徘徊于寒花叢裏，冷豔浴清芬也。

### 與梅谷山人

來書亦以去日苦多，得樂且樂爲言，何我二人之見，竟能如此默契耶？曉鐘聲裏，催得春歸，梅谷寒芳，亦零落空枝否？昔見有掃花葬埋者，頗覺其多事；蓋榮枯開落，亦造化之機，風吹雨打，歸于烏有，掃之葬之，亦等歸于烏有，真是大愚！僕謂苔衣初長，花片飄拂，置酒樹下，席地酣飲，醉則枕石席花，遽然而睡，作一場清涼香夢，斯不負落花耳。興思及此，悠然神往，如見足下席花高臥也。乃卽命筆，摹擬其景，而成一圖，自謂頗得佳趣，適希哲過我，又索彼題得一詩，以貽足下，故人視此一紙，亦足換斗酒否？如足下在新苔殘片中設酒作小東道，則僕當曳杖疾趨，且與希哲偕也。

## 與朱彥明

冷雨撩人，秋花零落，荒齋獨處，幻想時陳，錯雜紛繁，不可方物，然亦饒奇趣也。嘗思世間人，被名利羈絆，奔走不息，固屬可笑，若世人盡能忘利忘名，如予儕之所爲，則農不耕于野，商不營于市，工不業其藝，世界一切，又將同歸于烏有，此意恐佛祖亦無法圓其說也。且香臭美醜，皆從比較而得，無臭而萬物皆香，久而不覺其香，無醜則盡人皆美，更何以顯其美；人之隱逸貴顯，亦正如斯，惟求各適其志而已。比聞足下有出山之心，是亦大佳，趁壯年可有爲，若僕之頽廢，則不復望此矣。

## 與朱彥明

唐伯虎書牘

與朱彥明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焚，對此情境，欲覓佳趣，實不知向何處覓也。雁裘質矣，何有狐貉！魚釜空矣，何有羔羊！誦昔人「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棉」之詩，不禁望天長嘆！奈已無酒可冰，無棉可折何？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與沈德徵

昨承招飲，狂歡一日，報恩寺裏，小駐遊蹤，霞鷺亭中，迭排酒陣，誠不負良時也。酒酣命筆，輒覺不韻，此可徵狂奴心力日衰，不似當年敏銳矣，奈何奈何！歸後自思，頗覺不安，略事修改，輒復錄呈。「水檻憑虛六月風，英豪相聚一樽同；水光錯落浮瓜綠，日影玲瓏透樹紅；謬以上筵尊漫客，喜留新契再禪宮；雲衢萬里諸公去，馬笠不知何處逢！」

## 與沈德徵

比聞足下文旌北指，征車待發，甚喜甚喜！足下文章，如萬花怒發，目不給賞，從此獨登龍門，聲譽不徒滿洛陽也。金華殿上，給筆札，供揮灑，馳譽京國，于此時卜之矣。愧無長物，可以爲餞，特賦小詩，藉壯行色。「牢落三杯酒，飄飄一葉舟；行人還遠路，寒色上貂裘；此日傷離別，還家足唱酬；蕭齋煩掃榻，爲我醉眠謀。」

## 與錢明綬

足下一深柳堂中人，忽有秦晉之行，誠壯遊哉！雞聲茅店，人迹板橋，驢背詩情，定當平添不少。夙聞某公禮賢好士，蓮幕中不少徐沈一流人物，而獨引

領足下不置，必有所以重之者。文長云：「公惠我一時，我惠公千古；」此語當告足下，以爲勗勵，無以爲餞，卽贈此數言耳。

與嚴民望

婺星耀彩，錦悅增輝，節近中秋，觴開八秩，想當戲彩，以娛高年，僕所居稍遠，不克登堂，謹奉薄禮，兼之小詩，用獻下忱，以當遙祝，希呼賤名，代爲晉酒。「八旬慈母女中仙，九轉丹成妙入玄；階暗彩衣娛白髮，月明黃鶴下青天；悅懸錦帶遙稱誕，酒灑金卮共祝筵，壽算欲知多少數，蟠桃一熟九千年。」

與嚴民望

承訊近狀，無似無似，言之徒足使足下不樂耳。嗜飲如僕，昔每自謂能一

石不醉者，今一斗已頽然矣，精力衰薄，或不久乎？惟僕素以及時行樂爲旨，際此去日已多，來日苦少之時，更覺不可不自尋樂境，以遣浮生矣。屬畫之圖，近以爛遊之故，疎于畫趣，容少緩畫就寄呈。承惠松菌肥鰕，味佳異平常，不易得也，謝謝，會將驕希哲、夢晉諸饗也。

### 與孫秋原

相去僅百里，而不克見者竟三年，子不肯來，僕不得往，致如此耳。我思足下，足下燕居，亦念我否？入冬以來，大雪相繼，故狂生蹤迹，時在寒山缺處，紅鱸溫酒，與良友痛飲，索梅花一笑也。足下村居，此時白酒黃雞，家人相對，以享田家風趣，其樂固亦不殊予儕。頃有友人自萊陽來者，貽我冰梨兩筐，香味都佳，可潤詩腸，適有使人，分貽數枚，以醒宿醒。

與徐昌穀

風雪殘冬，寒梅又着花矣，僕自放逐以來，事業寄諸詩筒酒盞，蹤迹只在山顛水涯，自去自來，無有羈絆，亦覺閒適。日來掃梅蕊中積雪，活火烹之，以淪佳茗，清芬冷竊，蕩滌塵心，頗有世外之味。又摘梅苞，用以浸酒，亦有佳趣。足下寄身京國，位居祭酒，貴顯往來，公卿酬應，京塵十丈中，亦有此樂否？得毋反羨狂生乎？

與徐昌穀

還雲至，距寄發日，且五月之久，關山遙隔，可見卽鴻雁亦不易飛越也。來詩脫略形迹，亦有歸隱之思，豈竟以僕前此一書所致耶？雖然僕言戲耳，豈足

爲法足下抱負不凡，物望正隆，立功立德，端在斯時；豈可學僕之不肖，而以頽廢終其身哉？況足下中年，正可有爲，將來俟功成名就之後，歸隱衡門，左右猿鶴，亦未爲晚。何必亟亟于此時哉？謹抒管見，還希見納。

### 與陳二南

只恐富貴自來逼人，此必多才如楊素，乃敢預先自誇。僕則襪線無長，不堪世用，終作江湖散人已耳。然筆床茶灶，酒盞詩筒，時來往煙渚間，亦聊可消遣，是殆所謂以義命二字自安者矣？若謂王侯不必換溪山，溪山亦不換王侯，僕何人斯，敢開是口。

### 與陳二南

昔邵康節有云：「不作風波于世上，自有冰炭到胸中。」僕以斯言奉爲龜鑑，似于人世，差可免尤！詎意變生肘腋，凌虐難堪；竟爾門若沸湯，幾乎巢無完卵；惟冀當軸諸公，懸其冰鏡，鑑及秋毫，則冤誣得伸，放歸有望耳。故人關念，銘感于心。

與陳二南

無端浪遊，羈絆天末，一例壯懷，都成蕭索耳。每憶向時，詩聯紅袖，酒對黃花，宛然如昨，得毋鬱鬱不能自舒耶？驛使相逢，傳來梅信；開緘把誦，如對故人，不覺愁懷頓掃，恨不能如梅邊翠羽，飛向江南，剪燭作終夜談也。爛遊已倦，不久言旋，屆時登堂晤敘，把臂聯吟，以續前歡，亦可免吳山笑人也。臨穎匆匆，神馳左右。

## 與孫可齋

暑雨纏綿，湖山岑寂，匆匆作客，都無好懷，惟是變遷之餘，得與知己盤桓，敘談契闊，此行爲不虛也。歸後忽復中秋，忙忙碌碌，却如此逆旅中，秋光似水，明月如燈，于不繫園中酣歌絕唱，六橋三竺間，不知添幾許好景，做幾許新詩？言念提壺載筆，不得追隨左右，正是生辰八字中，欠此一段清福耳。故人得毋笑狂生前世未曾修透耶？

## 與孫可齋

寫真一道，最難傳神，向來稱善者，莫如韓周，然韓空得貌，惟周并得性情，可見阿堵中殊非易事矣。但世之圖畫古人者，何嘗向有遺像，與後人以臨描？

不過懸擬繪諸幅中，使覽者得知前哲之典型。此可見人之名傳，其像乃傳。足下文章氣節，都有過人之處，即僕之筆拙，不能得其神形，但角巾木屐，瀟灑出塵，使後人視之，認爲神仙，謂凡人無此豐格，則于願足矣。足下攬鏡對圖，得毋有聖人二我之想乎？

與進覺上人

別又數天矣。返念盛情，徒覺感愧！故即浣硯濡毫，作重遊小紀，使人亦知吳中有僕耳。得惠大師一盼，則掃榻談經，寧獨皎然千古哉？然數聲清磬，一盞寒燈，以此闍黎境界，常侍無從，浮生之緣，亦淺薄甚矣。賢師其謂之何？

與汪曉庵

讀書而中進士，懷孕而育男兒；此二事難者自難，易者自易，初意若不可解，既而知造物無私，數當前定，不可強也。雖然，易者不知樂，而難者始足喜足。下捷南于早歲，而產英物于晚年，他日采服而讀父書！一人兼九經之授，在轉盼間耳。況明珠可兩，玉樹可三，薛鳳荀龍亦非僅事，一易則無所不易，此僕之所以爲足下賀也。

### 與汪曉庵

未入梅園，徒懷夢寐，此所謂空想暗香，誰招雪魄者非耶？頃承足下招共野航，遍遊芳圃，一領略之，較聊贈一枝，寄與隴頭者，其滿園香氣，更覺襲人矣。命爲短歌，渾無好句，恐不能爲梅性傳神，梅體寫照也，奈何？不辭汗顏，輒爲錄出，梅花有知，亦當笑狂生無妙筆也。

### 與汪曉庵

溷處炎涼世界，胸中未免難平，近見友人壁間聯云：「睥睨乾坤雙白眼，消磨歲月一青氈。」雖爲彼傳心，實與我寫照也。及誦手教，藥我以針砭，靜坐思惟，翻然有悟，乃知不作風波，自無冰炭，何必桃源深處，避惱我秦人哉？足下惠我，亦既厚矣，僕塊然一身，室無長物，惟有銘諸心版，聊答盛意耳。

### 與季孟直

我輩爲人，宜以出世之心應世，一切平等；不應以世眼之青白，作我心之冰炭。溪頭面談，山中手教，終猶覺有平等者在也。夫出處亦大矣，隨緣盡心，于人未必無所濟；真見不可，飄然作避世之士，亦未爲晚。不然情景不適，身心

爲擾，不火自焦，不繹自縛，未有其樂，先受其苦矣。足下察之。

### 與季孟直

竊聞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古人之爲此語，皆所以儆薄情也。足下與湘芷，昔日誼同管鮑，今以細故，竟變張陳，似于友道，非應如是。縱誰是誰非，僕未深知，不敢妄斷，致有褊袒，然崖皆縱作深仇，圭角總宜勿露，酒可合歡，姑遲數日，同過湘芷，過我荒齋，賭酒論詩，言歸于好，在湘芷當不至拒人，惟知足下亦有意修好否？盼覆！

### 與周秋山

別後想思，多在西窗月夜，忽接來翰，恍然如對故人也。想足下邇來，名山

佳句，定爲錦囊收盡矣。歸時幸在城小駐，以圖良晤，僕雖未得切磋前後，亦庶幾于寂寞荒齋中，一讀足下書畫，則山川名勝，宛然在目，聊作少文臥遊想耳。

與周秋山

遠承存錄，兼以珍貺，自揆鄙淺，何以堪之！別後兩易寒暑，閉門讀書，若與世隔，一聲清磬，半盞寒燈，便作闍黎境界，此外更無所求也。

與周秋山

縉暑蒸人，幸植青蓮數本，微風送香，稍清心肺耳。前承惠洞庭碧螺，戲撮取少許，置蓮瓣中，外扣細線，以防散落，經宿取羹茗，香味都佳，此與梅蕊雪可稱無獨有偶。此等風味，不可不嘗，特告足下，以潤詩腸。

## 與周秋山

尊詩已復老辣矣。至其秀若春山，淡如秋水，婷婷楚楚，無一俗字腐字，則授之于天也。妄改數字，恐失作者之意，其奈之何？牧牛兒識門牛圖之微謬，以其習見于牛耳；僕雖非習于此者，然亦正如牧牛兒之忠也。幸諒之！

## 與周秋山

從來得賢婦難，得賢婦而終老尤難。惟嫂夫人賢，而兄得半生攻苦，亦惟嫂夫人賢，遂至中道棄捐。第若人家妻子，粉面油頭，着衣吃食而已，安知不白頭廝守，如俗子之推不去耶？天道類是其以此自解也。

與周秋山

災紙不已，從而災扇，僕直風雅罪人，宜受造物譴責矣。南院曝衣，聊以免俗；若云章君墨妙，不應品作人間第二手，則當焚硯燒竹以從，勿復與北道相見，足下其謂我何？

與朱祖望

貧原非病，苦却不堪，卽蘇季子當此，得不黯然神傷耶？友人何君，年來落魄，不啻伯龍，未免窮愁，爲鬼所笑。僕又無力相援，自慚有負知己；足下屢庇多人，恩全庶類，乞推愛屋之情，爰施憐烏之德，曲賜維持，時加照拂！俾遭困境，若履康衢，永感玉成，當圖銜結。

## 與朱祖望

行將囊筆，傳食他鄉，忽蒙折柬相招，敢不摳衣晉謁。況此長征，動經隔歲，一路舟車，縈懷倍切，能免山牽別恨，水帶離聲也耶？酌我杯酒，醉出陽關，便覺愁圍俱爲盡解，則此種深情，遠勝桃花潭水矣。

## 與朱祖望

形如弱柳，迹似浮萍，以弟生平，隨風鼓盪，不堪爲知己道者，寧敢以瀆神聰耶？然前經珂里擬步龍門，乍聞足下頤養天和，不通俗謁，又恐陳公之下榻，視爲徐子之方來也。不然已經闊別多時，寧敢忘情若是耶？容有暇時，走謁聆教，疎妄之罪，恕之宥之。

與法霞和尚

向者叨寓青蓮，開窗對流水，移榻就清風，僕于茲得朝夕談禪，快心孰甚！不意塵緣忽障，未克常依左右，殊引爲憾。凡事有緣則遇，無緣卽阻，僕與大師，想亦在此例耳。但回望靈鷲峯頭，恍然若卽，當擬他日重來，未識晉謁蓮齋，復得香聞靜界否？

與法霞和尚

世界上最惱人者，惟塵俗二字，僕身無道骨，心有靈機，久欲跳出此羈絆，耐終未能耳。大師身居鷲嶺，紅魚清磬，度靜中生活，安閒自適，與世相隔，此種清福，豈塵俗中所可求者？真令人羨殺。來書招我重臨，謂山中新竹解籜，正好

同參玉版，僕豈無此心，特入春以來，小病偃蹇，卽吳中諸山景物，猶未容消受，况武陵春色哉，可恨可恨，此後相逢，頗難預期，惟一冥目，便似與吾師相對談禪耳。

### 與徐素

秋光清冷宜人，明日中秋，月色定佳，已買小舟，東邀諸友，同作石湖夜遊，以盡終宵之樂，知君最愛清幽，盍共載乎？前者自浸之木樨酒，色香味都佳，不知尙有存否？能攜數甌來，遍酌同人，使香留齒頰，亦大佳事，憶曩者曾有春花秋月諸詞示君，允爲填譜度新聲，迄未聞清奏，明日夜遊，秋月詞正是合時，如能從速譜就，則當爲擷笛，艤舟以佇芳蹤。

### 與徐素

採綠有心，踏青無伴，如布衣素屐，得一司香紅袖同遊，則青山缺處，會見花鳥亦迎人作笑也。君素自命知風雅，何不許我同遊乎？豈別有慧心，獨向山陂水崖叮嚀語燕，細勸啼鶯，招落花遊魂，寄殘春消息，故不容他人在旁相擾耶？僕已顧小舟，擬作山塘竟日遊，看水面落花，聽枝頭燕語，君遊不願人從，不知亦肯共我遊乎？人言殘春景物悽慘，僕則濃陰深綠，却另有一種風趣，有非世俗所能領會者，君如解人，亦當有悟，專此速粧，幸毋珊珊其來遲也。

### 與徐素

卿自嬌憨，如何善病？此中消息，頗難索解。意者近日天時不定，偶失調護，

致多感受耶？然內無積毀，單感外邪，亦不至纏綿多日，仍不稍減也。以卿麗質，誤墮平康，本非所願；往時過訪，輒嘻笑相迎，此或恐失人歡，故作是態耶？果如是則中心悽惻，積毀深矣。昔人詩有云：「對人歡笑背人啼。」此語實至傷心，卿得毋似之耶？僕惜玉有心，護花無計，對此情境，亦惟仰天嘆息耳。然人之遇合，亦有機緣，災障之來，豈能預逆？卿宜善自譬解，以祛內感，再投藥餌，以驅外邪，則可望其霍然耳。千囑千囑。



【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廉價書目函索即奉】

◎古文  
作法古文通

◎四六  
作法駢文通

◎說字  
辨正字通

◎詩法  
入門作詩百日通

◎詞學  
入門填詞百日通

◎對聯  
入門撰聯百日通

◎評註古文名著讀本

◎宋元明詩三百首

◎文言  
白話尺牘合璧大全

◎詳註駢文觀止

◎祝枝山尺牘

◎金聖嘆尺牘

◎寫文言信百法

◎寫白話信百法

◎模範交際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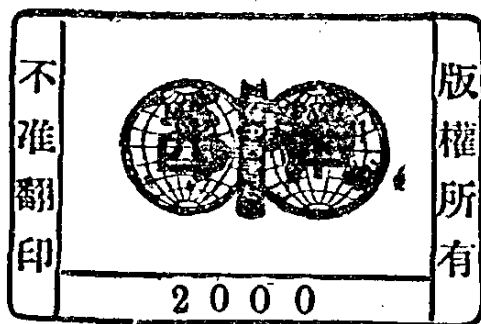
◎模範商人尺牘

◎模範學生尺牘

◎模範自荐尺牘

◎華英  
合璧現代情書大觀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才子  
尺牘

唐伯虎尺牘

定價大洋八角

編輯者 鐵琴屢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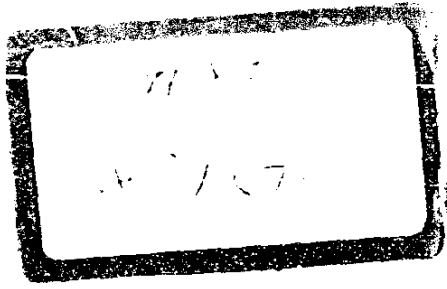
校閱者 吳眠佛

出版者 大通圖書社

發行人 吳毅夫

特約總批發所  
上海望平街中市  
中西書局總店

各省中西書店代理發售



|         |
|---------|
| 海 上     |
| 印編社書圖通大 |
| 行發局書西中  |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廿五日收